

孟子

畫心下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五	九	三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東漢書				
類	號	冊	函	架
五	九	三	一	五
架	冊	號	函	架

不許帶出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30
冊數	15	( 15 )
函號	277	5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淺草文庫

註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故朱子或問曰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差等矣蓋理一分殊之說也故民亦吾所愛也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物亦吾所愛也視民則又在所不愛矣○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推類言之如父母之所愛者亦愛之父母之所敬

孟子卷之六

盡心章句下

卷之六

者亦敬之至於犬馬盡敬又如愛其人而及其屋上烏皆是也○此承上篇之末三章之意是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二是一是親親仁民愛物三是此之為不知務蓋此四章皆有務本之意○存人之恩自內及外○親親而何民仁民而愛物自一家之內而推出外以及民也不仁之禍由疏遠親以士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土地視民亦為疏也下句難言由外及內故變言由疏遠親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章

春秋是指春秋經非指春秋時也故註云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云○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此句要見得總是無義

戰意

征者上伐下也

此條正解上文所以春秋無義戰之意○征者上伐下也征伐自天子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命方伯以討之無有諸侯伐諸侯者若春秋征戰皆不稟王命以諸侯伐諸侯此所以無義戰也然則召陵之師亦非稟王命也何以為彼善於此曰如責包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問以此問罪意猶在稟王也然以其意不自天子出且特假之以為興師之辭此所以僅得為彼善於此而終不得為義戰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于如此章之言盡春秋之義矣○征與伐何別曰有不義之

伐無不義之征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此書字不必指書經凡載事之辭皆書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安能盡信耶且武成有云血流  
標杵夫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  
也其不可信明矣孟子此言非初不識書本意蓋直反書意  
而言之所以拔本塞源而為生民之命也○據此言則其所  
不信者不正血流標杵之一言矣然今通考武成則其言一  
皆平實而可信何也且所闕繫甚大一句不可少○武成

本文曰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固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血流標杵一戒天下大定傳曰蓋紂眾離心離德  
特初于勢而未敢動耳丁且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  
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可見紂積怨于民  
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矣○何其血之流杵  
也杵春杵也兵間安得有春杵曰此正兵中所宜用也古人  
凡行兵兵人須各携斧鉞板杵之屬為營斬備也又有羅鍋  
之類行以為羅罽以為鍋○漂浮流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

此以下皆言無用於善為陳善為戰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何以見之。如湯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后我。孰有敵之者。又如武王之伐殷也。蓋紂之民自無有敵之者。故能以寡勝衆如此。且武王方其入殷之初。一告民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於是民皆若朋。厥角稽首矣。夫誰與王敵。然所以國君好仁便能無敵於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焉。用戰正所謂無敵也。若有敵之者則須戰矣。○好仁則自無敵於天下。彼善為陳善為戰者。蓋不仁而徒以力取勝矣。故曰六罪也。而他日又曰善戰者服上刑。○不曰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國怨而必曰西夷北狄者。大狄在四遠之地。要荒之外。尚恐其我後則近者可知。古人立言之法多類此。

韋重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言其不盛矣。威也以矯我善為陳善為戰之意。子書序作言則益明矣。○孫子作戰第二篇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註云。丁車兩駟。兩服。凡四馬。故曰駟。以皮纒其輪。籠其轂。而號為革車者。為一千乘。即駟也。古者每兵車丁乘。甲士二十人。步卒七十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故車千乘則帶甲者共十萬也。○虎賁三千人。書立政篇傳曰。執射御者曰虎賁。○正韻賁與奔同。走賁。賁。勇士。

也。蓋賁力士蓋亦以此得名。○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十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虎士八百人。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蓋如今之親軍禁兵也。○革車三百兩。每車堪載者七十五人。二百車該二萬二千五百人。虎賁三千人。蓋親兵武士也。若依周禮。每虎賁自大夫至虎士八百二十二人。三千虎賁則該二十四萬六千九百人矣。決不至如此之多。且既曰虎賁安得用多。又紂獨夫無甚難克。而大國之軍不過三萬七千五百人。安得虎賁如此之多。亦安用如此之多。况八百國來會者。及庸蜀羌茅諸國各率人徒。致助益信不用許多兵矣。然本文曰虎賁

三千人只論人數矣

王曰無畏寧爾也一條

集註書泰誓與此小異曰助哉夫子。因或曰與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朋。厥角。傳曰夫子將士也。言無或以紂為不友。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凜凜然若朋推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今按孟字之說非獨小異。蓋大異也。稽首至地如角之崩。言其扣頭抵地有如數角之下觸也。崩不是崩隆。只是垂向下之意。○無畏寧爾也。一條重在若朋。厥角。稽首一句。○朱子謂武王不如湯者。其所指固非一端。然以此章觀之。亦見得武王不如湯處。在湯則曰南面

而征北狄然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后我湯兵未至而民已先信其為救民伐罪之師而非敵百姓矣初丕煩一詞之告諭而後民始安之所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是必信得湯過若武王則猶須云無畏寧爾也於是民始若朋厥角稽首雖同歸於無敵然亦不無優劣

孟子曰梓匠輪輿

正意在言表蓋勉勵學者求解悟於條教之內也然教亦有善否如云善教者使以繼其志○梓匠輪輿梓人蓋就山取木者故以木名之匠人則制木使成器者故以工名輪人車所重在輪故別為一工輿人除輪之外凡車中事件皆其所

制也考工記有梓人匠人輿人車人祖所治與此不盡同輿人為車車人則為乘而不分輪輿匠人又治經界士人梓人則治筍簋及布侯蓋無治耶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

草蔬菜也故蔬菜之類字皆從草頭草者其總名蔬菜即草之可食者也然以其皆草也故此謂之草○被衿衣鼓琴上女果作三件者鼓琴言其樂而自適也就富貴說○看此章須味若將終身焉若固有之兩句看其氣象如何其設心如何○方其未富貴之時絕無望富貴之心及其既富貴之時又若素富貴者然蓋真見夫外物之不能為損益故耳惟其

有天下而不與此所以被袵衣鼓琴子女果若固有之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章

親謂父兄也○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此章教以慎其所施也吾以是施之彼必以是報之曾子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所謂天道好還也陳宮曰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施行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古人罪人不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皆存厚也

然則非自殺之也下間耳

猶言假手於人耳其實足已殺之也所謂此往彼來問一人者如此若殺人之親者其心本非以自殺其親然其勢必至

於殺其親故孟子之立言如此所以警人耳○此章之言只重在此下句蓋有施無良於人而貽災於親者猶但知歸怨於人而曰非我也不知殺者非我而所致其殺者則我也但不出已手耳故孟子根極其理以曉悟之亦確論也○然則非自殺之也下間耳故云此往彼來問一人耳惟論語雍也篇面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註云顏子於聖人未達下間者也則作平聲讀有新安陳氏之說頗詳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章關則同而古今所以為關之意則不同蓋古者關譏而不征今則主於征而已蓋先王設關之本意矣○古之為關也



此題吾若做時文則破云闕一也而古今為闕之意則有公私之異焉或破云古以之而譏今以之而征

孟子曰身不行道

身不行道則化亦不行於妻子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道則令亦不能行於妻子矣兩言妻子者非專為妻子也言妻子至親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令况他人乎○古人謂進德者必考之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

周于德謂識到守到又氣到也故邪世不能亂三者一不至則亂矣識不到則眩荀彧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楊梅

之為莽太夫是也氣不到則懼王公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據集註五金積之厚則用有餘則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就應用而言也如審武子當成公之時遽伯玉當衛靈公之際皆所謂邪世不能亂者又其大者如孔子之在春秋孟子之在戰國真如白璧在泥塗終不受點污也○上句起下句正與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同仲珠欲平說不當輕重此所未曉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

既曰好名之人便是非其人矣此章最得好名之人情狀出孟子之言句句是事實蓋嘗驗之人矣○此章是觀人之法

只在孔子察其所安一句內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章

國非無人也不信仁賢則若無人矣無仁賢則雖億兆之衆不足為有無也故曰三卿為主可謂殷矣紂失仁賢則為獨夫孤朝在秦未可謂秦無入子良在鄭則楚知未可問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賢者有德之稱無才仁則德之首也○禮義者禮必有義義即其所以為是禮者之理也○政事者政以大綱言事其中節自也○仁賢還作兩人看如後傑賢能之類若禮義政事則在所不分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章

胡氏謂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孟子未有此意○如田恒之於齊齊子卿之於晉下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君則亦可以盜國者若晉天之下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愚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邑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制也故曰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自孟子時觀之則只有不仁而得國者無不仁得天下者自孟子後觀之則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夫然究竟論之則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故引鄒氏云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章

四書章句 卷之五 七  
當時諸侯皆以南面之貴自驕而視民如草芥故孟子抑彼伸此而為言○民為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蓋古者有畏民之君是以無可畏之民後世紐於民之不足畏而民之大可畏者始見於天下○得其民則天下歸之此謂神器歸之也非謂天下之人歸之蓋上得乎丘民之民是天下之民歸心矣○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以其同功均利一體相須故社稷之立同其所亦同其祭也○壇墳猶言壇場墳墀也墀除地也亦場也即墳也築起者為壇當人神之廟墳其場也○曰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蓋總是壇外圍內之地○曰壇謂壇及墀墀也玉篇墀耕治也墀字

查無蓋總一般或曰墀蓋墀云○小註周禮地官大司徒註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考周禮句解曰田主由神也樹立木為表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條

如此論民之貴不知孔子議論亦如此否愚意只說民之貴便罷何必以得天子只為諸侯得諸侯只為大夫來照他如云何以守位曰仁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曰匹夫匹婦或能勝予曰民可近不可下如此議論亦足以明民之貴矣

儀牲既成，粢盛既潔。

儀牲既成，謂牲牲肥脂者也。○或曰：盛具也。○黍稷之在器曰粢，盛○毀其壇壝而更置之，蓋徙置他處，亦有易袖而事之意，與抑只是與之更新之意，與大抵只是更新意，以土穀無二神也。難拘於更立君之例。○八蜡○禮記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註：蜡，祭八神。○先嗇一神，農司嗇二上古后稷之官。農三田畯督農者，郵表畷四郵亭督農者所居及標表連畷處皆是表畷謂畷之表也，貓虎五除田鼠，坊六水防，水庸七溝也，昆蟲八蝗蝻。○此註與禮記本文似不合，且與此所引亦不合，恐貓虎當分為二，而無昆

蟲一月。一說祭百種以報，當別為一祭，且蝗蝻而祭之，與報功之意為逆，或曰：以其不為苗害，又或曰：如祭鱣魚。○伊耆氏堯也，索求索求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饗祭之也。○山堂考索曰：蜡之為言索也。伊耆氏始行之，終歲休息，則索饗群神而舉是祀，所謂蜡以祭八神是也。一方有歉，則時缺其禮，而不講，所謂蜡以禮四方也。然則蜡之為義，雖以敬神實所以警東阡西陌耕耔之夫也。彼康成取昆蟲以足神，之數，其意蓋謂虫螟之災，神實驅之，不知昆蟲實出於祝辭，正不可附會而足其數也。玉肅出貓虎而棄昆蟲，其意蓋謂

迎貓迎虎實為二物不如貓虎均為食田鼠由豕尤不可分  
 為一祭也吁昆蟲既不足以充其數貓虎又不當以折其  
 則所謂祭百種以報嘗者得非八神之一乎○愚按禮記郊  
 特牲本文似未嘗以昆蟲為一神亦有疑在前貓虎亦素疑  
 不當分郵表啜既合貓虎何為分今觀先董東有此論○今  
 定八蜡

先嗇一 司嗇二 百種三 農四

郵表啜五 貓虎六 坊七 水庸八

年不順成八蜡不通子句相連不可分平蓋年若不順成則  
 八蜡之祭不遺惟順成之處則行不順成之處則不行所以

謹民財也蓋以其神無功故不報祭此正與旱乾水溢變置  
 社稷之意同○不順謂兩賜不時不成謂五穀不登○禮記  
 註順為五氣時若成謂五穀皆登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

師字只在聞風而興起內得

伯夷柳下惠是也

不言孔子者朱子曰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  
 鑽仰而不足子子志繁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  
 有餘亦不言伊尹者注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  
 後世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

○子子非有意於為人師。其高風垂於後世。天從而師之耳。蓋其所造已極。到處亦人倫之至也。故曰聖人。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廉對活立對懦。但無所污累者。必有立。亦理有以養氣也。不然。餒矣。○廉遠地則堂高。廉不是堂口之磚。乃是堂口磚之角。處角謂其人字脊也。非兩角也。故曰廉隅。隅亦角也。故又曰廉謂稜角階厲。

薄夫敦鄙夫寬。

薄對厚。寬對狹也。

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此句最重。自古人未有自字。為聖人者。而况於親炙之者乎。上文俱非親炙者。○而况於親炙之者乎。見聖人之所以感發乎人心者。大不凡也。自後世言謂之風。首當時言。只是德程明道先生行狀曰。觀德者心醉。聞風者誠服。德與風固有辯也。范文正公作嚴先生祠堂記。有曰。先生之德。山高水深。李太白為易德字作風字。止此謂也。○而况於親炙之者乎。不必無一世言。註分明云。親近而薰炙之也。

孟子曰。仁者人也。

大意孟子是開釋仁道二字。以示人。謂人有恒言曰。仁曰道。不知所謂仁者無他。即是所謂人者也。以仁與人。合言之。

則有這人之身便有這仁之理以其為所當行之路即此便是道矣。○仁也者人也。言仁者非他即是人之為人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仁。人則當仁矣。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與道是一時事。此處不分性道。故引程子云。○仁也者人也。何以如此立言。蓋人而無仁則不成人矣。故曰仁也者人也。故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如此立言。方見道為事物當然之理。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有物必有則。此箇則便是物之所循者也。故曰合而言之道也。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于仁與人之外。○仁

字最說得廣。又慈子孝。兄弟弟恭之類。皆是以至親思明聽思聰等之類。皆是。○仁也者人也。全重在人。未有合意至下句。方合之以見道之所以為道處。故言則仁與人字。平重矣。○一說仁也者人也。此章重在道字。曰仁也者人也。只是謂合而言之之地。故集註只引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既不無引天命之謂性。又不引及所謂仁者人也。其意可見。○此章太意謂人外無仁。而道亦不外是矣。○時文可破云。仁不外乎人。而道又不外乎仁與人也。○仁也者人也。此單言之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之。如集義所生之義。克己復禮之禮。皆單言而兼眾善者也。○大學緝熙敬止之敬是

單言者又統乎下文之仁也。蓋慈信矣。○愚按外國本之說  
理味俱短而朱子乃謂如此則理極分明何耶。蓋惟曰仁也  
者人也。即繼之曰合而言之道也。此所以為孟子議論也。若  
無義者宜也。云。合而言之道也。則有何意味。雖非孟子亦  
能為此矣。且既曰仁也者人也。則何所不該。不當復繼之以  
云。矣。○若曰仁也者愛也。則無繼以義也者宜也。云。故  
周子曰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如中庸對義言。雖  
亦曰仁也者人也。然却曰親親為大。則亦主於偏言矣。愚竊  
以為朱子不當取外國本之說於圈外。或明言不知此本之  
為長方。是鯁生一見聊誌以俟智者。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遲遲吾行也章

此言在未行之時說盡。魯既受女樂。孔子當去。然不欲為此  
去。又不欲為若去。故遲遲。云。者蓋因子路可去之言而發  
與故孔子曰魯今且郊。若致饋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可見  
其遲遲吾行之意。去父母國之道。及去他國之道也。一句是  
孟子釋之之詞。○此章之言。記魯論有可以入之鄉黨。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按史記孔子去魯適齊凡三次。此其第三次也。因靈公問陳  
不對而行。復如陳。文如蔡。及葉。葉子原說曰。史記云於是楚  
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



子絕糧於陳蔡之間有暍見及告子貢一貫之語按是時陳蔡皆服於楚若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去衛如陳之時○無上下之交也如在齊則景公顯名諸侯也而衛靈公亦能引賢以自近其下則有蘧伯玉顏伋由鄭子產晉夫子之賢弄人也陳蔡則不然亦其時事之不獲已而過其國耳如他日將之荆先之以冉有汝之  
以子貢可見聖人之智自不後於人也○君子之危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可見史記陳蔡大夫發徒圍之之說未可信其絕糧者亦止是無上下之交而懷資不足無從得糧耳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理賴也不賴於口曰壞於眾口也為人所壞則不足賴矣若賴得他則不為所壞矣不理之意當如此看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言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則稽之不理於口猶未害也然出一大字亦可見稽之未為士也此士字指文王孔子之流舉文王孔子所以見其無傷也盡其在我之意在言外見得孟子之言只是無傷意○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自以為所害也故孟子言不足為害何也孔子不免為群小所暍文王亦不免為人所怒則眾口於子何害乎然則惟當修其在我

者而已矣然曰士憎茲多且可稽或求足以誣士乎如孔子  
文王士流之望也○栢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觀閔既  
多憂悔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今孟子註曰本言衛之仁  
人見怒於群小而詩傳以為婦人不得於夫之詩此群小指  
衆妾也或謂孟子時詩傳未定既定而未及解此也或曰仁  
人泛指莊姜亦女中之仁者○綿詩第六章曰肆不殄厥愠  
亦不殞厥聞柞棫拔矣行道允矣昆夷駢矣維其喙矣傳言  
太主雖不能絕昆夷之怒亦不殞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  
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云○憂心悄悄  
愠于群小不必說出衛之仁人肆不殄厥愠亦不殞厥聞不

必說出太主集註則當云本言衛之仁人本言太主如前章  
言書之本意相似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章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在人君則人字無臣民在人臣則  
人字無君民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章

趙氏謂高子嘗學於孟子去而學他術○今觀此章亦未見  
得是為此發大槩蓋其工夫間斷且公孫丑不稱其字而曰  
高叟安見其為學於孟子耶彼徒見孟子所告之言似長者  
之詔子弟然而意度耳○朱子嘗以孟子言為孟子自著今

觀此孟子謂高子曰與前篇公孫丑曰高子曰同似是公孫  
丑之徒所記者然實未見得管子先我不動心樂正子二之  
中四之下孟子亦不名字之矣何獨高子且既可謂之高叟  
則亦可謂之高子矣然則朱子以為孟子自著者果非苟也  
○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以  
况方寸之間善端之萌但以禮義之養之則即開豁而光亨  
若理義之念有間亦隨蕪穢而不治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語  
法與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相類究其所以為心茅者  
氣習之蔽也○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是承上句意說言此  
箇山蹊但介然用之而成路雖成路矣然復不用則又為茅

所塞矣以况在入理義之心若能時時存養之則日進於高  
明矣若稍止其心則物欲又隨而枯亡之矣或曰只是對  
說不用貫意蓋只是下箇山蹊也用之則為大路舍之則塞  
愚以謂據今日凡山蹊雖已成大路若稍以不行又有不為  
茅塞者乎彼謂茅塞者亦即是蹊間此豈孟子所以警人之  
意乎且非事理之實也吾聞惟聖罔念作狂故他日有西子  
蒙不潔之踰聖子語意大不然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此非自有所見乃俗云就所相添而實非以添相也孟子之  
喻言簡而意足矣

孟子曰何以言

孟子窮其立言之意也乃只曰以追蠡而已可見其曾中全無所見○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禹之鍾追蠡也若非尚文王之聲則何其追之獨蠡而文王不然耶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豈兩馬之力使然哉蓋曰父車多所致然則禹追獨蠡者以其生於文王前千餘年鍾久而紐絕耳豈以其過於文王之樂而人專尚之故耶○追鍾紐也周禮所謂旋蠡是也○鍾紐懸鐘之紐也謂之旋蠡者其紐形員如環環有盤旋之義故謂之旋謂之蠡者紐上為蠡形以飾之或為蹲龍或為盤龍皆蠡也

齊饒陳臻曰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專擅搏虎之技其後能改行為善士既為善士矣一日行之野有眾逐虎云馮婦攘臂下車前日之故態不覺復形故雖得眾人之懼而為士者笑之矣○搏虎之事在常人以為能在士者則可羞蓋以士者之冠紳而衡武猛之未能自失敬身之道以干世俗之譽况既在士流之托乃復有伎倆之術是亦不可以已乎是豈無任其事者乎○馮婦攘臂下車當時已貴重矣乃攘臂為此是亦不自貴重哉是誠不知止○一說卒為善士是說後來事當此攘臂時猶是未為善士已前事曰如此則為士者何故笑之

而朱子何由曰笑其不知止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小註云性之所欲此即食色性之性也。朱子亦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然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言亦不為謬矣。請問其究何如曰告子此言性也是據世俗所云則固是氣質也。若正論氣質之性則氣質中自有性性自是理非謂氣質即性也。如貧賤之當安其分富貴之有品節限制者則正以其理之未嘗不存乎其間也。斯即有命焉之意。值理隨氣質分類有昏明厚薄之不同耳。上句有性焉一言固未以為定准也。必繼以有命也方成道理不

然便為氣質則即性耳。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只此一字之誤其禍將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矣。可不慎哉。學其取不致其精哉。下節命也有性焉亦是此例。但性命二字所指各不同。○口之於味五者性也。此分明是氣質之性。舜所謂心者也。可見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知有氣質之性。其所以千句萬句只是性善者總是伸此抑彼耳。  
仁之於父子也條

此五者當云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義之於君臣也。有盡與不盡禮之於賓主也。有恭與不恭智之於賢否也。有哲與不哲若夫仁於父子也。至義於君臣也。盡禮於賓主也。恭

智於賢否也。哲則所謂聖也。而其聖也。又必其皆能與天道為一。亦有純與不純之異焉。此皆所謂命也。○聖人之於天道。亦有至不至者。如堯舜性之則於天道無不聯合而純亦不已矣。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則於天道為未盡矣。又如孔子聖之時。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則於天道聯合而純亦不已矣。若柳下惠伯夷伊尹。則只為一偏之聖。如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耳。是於天道為未至也。○仁之於父子也。有至與不至云。命也。其詞雖無至與不至之意。則主於不至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義禮智天道何別。蓋仁義禮智性也。天

道者即其渾然之全體也。不必謂是性之從出者。蓋其以與仁義禮智均為賦予之命者也。要知性亦是仁義禮智身盡道者也。○按論語性與天道章。集註曰。性者人之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小註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今人多用論語之說。以解孟子之意。愚謂此處仁義禮智與天道皆為賦於命者。如何亦以天理自然之本體。所謂元亨利貞者。釋之耶。要知只是仁義禮智之渾然全體者。身蓋其全體之渾然。即其本體之自然者也。故亦曰天道。○一說據朱子所謂聖人之於天道也。且

不昭合而純亦不已焉則以為天理自然之本體者亦為的也○命也集註凡三段者味全是以所重其第三段云所重者厚而清則仁之於父子也至此一段亦只是發揮出程子之言使其條暢明白耳非與程子之言小異也蓋仁義之屬在人有能有不能而其能者亦有淺深之不同須兼此兩意如嬰兒智矣只是智之淺者其愚處亦是淺故與上下文一意○一說看皆字便見是別一意或曰如此則第三段清濁厚薄字與程子清濁厚薄字不同乎○一說嬰兒智矣而不知仲尼則是智之於賢否有不哲者蓋朱子愚按一段正是承張子之言以補程子之說之所未盡者故曰是皆所謂

命也○嬰兒智矣而不知仲尼總是在言嬰兒之未盡處朱子小註是以稟賦言則直得智之淺固是未盡以命分言則偶蔽於此亦是智未盡稟賦主氣質之偏命分主適然之數皆就嬰身上說命蓋智之盡與不盡在嬰兒不在孔子也在孔子則說得所值之命然非此文本昔以所值言則當如舜之不得於父文王之不得於君乃是正意○嬰兒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張子之所謂命似指孔子言今朱子明註不然若以為朱子集註之意本是以所遇而言小註蓋未定之說則當先以愚按所重者厚而清云然後引張子之言以足所遇之命今介於程說及愚按之中則於小註合矣奈之

何耶○性也有命焉有性便有命命也有性焉有命便有性  
 性命不相離此意最要見得故朱子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分  
 明前段五者之性有命存乎其間後段五者之命有性存乎  
 其間但性命所指自不同耳○兩箇性字不同兩箇命字亦  
 不同上性字以氣言下性字以理言上命字以分與理言下  
 命字以氣真與所值言○性也之性是氣質之性有性焉之  
 性是性善之性○上性字是人心下性字是道心上命字指  
 富貴貧賤而無有理下命字指清濁厚薄而無所值○有命  
 焉既兼貧賤之不能皆如其願富貴者之不可過其則則下  
 段命也亦當兼在我有厚薄之稟在彼有遇不遇之殊耳○

正註說所值之命當如舜之於瞽瞍則於父子之仁有不能  
 盡其善者于逢之於桀紂則於君臣之義有不能得其常者  
 此類是也○前五者雖出於性實限於命故不謂性而求必  
 得之後五者有命雖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而在性則初無清  
 濁厚薄之間也故不謂命而必自致其力○人只是一箇心  
 又分入心道心如口之於味五者所謂人心也仁之於父子  
 五者所謂道心也人心惟危故性也不謂性道心惟微故命  
 也不謂命孟子下書無非過入欲存天理而此章又其昭昭  
 者○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性命二字皆無  
 理氣方知本文上段性字是氣質之性下段性字是義理之



性○愚聞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皆性之所有謂人心道心也故皆說得性口之於味五者人心也仁之於父子五者道心也雖入心亦天理之所有况道心乎蓋理氣均出於天故皆以為命於天此性字無兩邊命字亦無兩邊然世人以前五者為性後五者為命則各失了一邊孟子之言亦各指一邊說但孟子是就所重一邊立言世人却就所輕一邊藉口○性也是從一邊說有命焉再補其一邊然其實只是渾淪物事不分兩邊上節言性者主於氣此言有命者主氣中之理下節言命者主氣此言性者主理彼是就其輕處藉口此是就其重處覺久○上條性也無兩

義則下條命也亦無兩義上條有命焉亦只是言有分不能皆如其願一意惠按之言又是此言之註腳下條有性焉亦只是性善可學而至一意大註所以於命也不無所遇言蓋已經裁酌矣○上條曰性也以氣言曰有命焉以氣中之理言也下條曰命也以氣言曰有性焉又純以理言也○前五者既是性何以獨言命而不謂性後五者既是命何以獨言性而不謂命此所謂各就其重處言是也○伸此抑彼有二說一說世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故孟子抑之以後五者為命有不至則不復致力故孟子伸之此大全小註之說○一說前段是伸命而抑性後段是伸性

而抑命故先云伸此而後云抑彼若依大全則當云抑彼而伸此未知孰是太抵後說長且看上文各字○既曰各就其重處言之則伸此抑彼兩節俱有也前節則伸命而抑性後節則伸性而抑命其重處即在此伸也此為定說不容改移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章

樂正子之為人以為善人則有餘以為信人則不足故既曰善人也而又曰信人也至宋復云一之中云謂二者之間也

可欲之謂善

可欲從旁人說謂他人見其可欲也○可欲者善也不善何

以可欲故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已之謂信

有諸已者善實有諸已而非若存若亡也信即實也○有諸已之謂信全要學力必知至必誠意乃實有諸已荀彧以名家之子而從曹操為之成就纂畫可謂喪其善者而司馬溫公又深取之且魏帝寇漢故朱子謂溫公若生三國時亦從曹氏矣斯亦未得為信人矣蓋其偏也學之所係其重如此此章論人品是主學言故由善信而美大由美大而聖神由始學至於成德正所謂由學而至聖者也善人亦有由學者○好善未能如好好色則善不能實有諸已惡惡未能如惡

惡臭則惡未能實無諸已者善則無惡矣好善則惡惡矣故  
 本文只是善有諸已集註則無如惡惡臭○可欲之善有得  
 之天資者亦有得之於學者不必以善為質美信方自學力  
 來難拘定說故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及之  
 而勉慕焉未必其真以為然而果能不失也然必其用力之  
 久真積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  
 矣○善人能無惡矣未必能不失也信者實有諸已而不失  
 之謂語類云

克實之謂美

自可欲之善有諸已之信而遂充之以至於克實故註云力

行其善至於云但此克實二字平說不可謂充之而至於  
 實也謂充滿積實也○充滿而積實猶言廣博而深厚必充  
 滿然後積實必廣博然後深厚○克實者善克實也善而至  
 於克實則雖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  
 凡應事接物道理只從裏面流出而無待外求矣故曰美在  
 其中而無待於外也韓文公所謂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  
 伊川所謂富人多寶貧人借者之類○子謂韶盡美矣又盡  
 善則善重於美可欲之謂善克實之謂美則美重於善聖賢  
 用字不同如此  
 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註自和順積中至發於事業只是一理兩段皆成語。一出禮  
 一出易其實和順積中則是美在其中美英華發外謂暢於  
 四肢發於事業也。大字全就光輝上說美指在內者大指在  
 外者美入非無外內有餘而外猶未足也。太人非無內發於  
 外者本於內即其外可知其內矣。

大而化之之謂聖二句

化即化其大之迹也。不可知正指其化之至妙也。本只是一  
 人。既曰聖又曰神者以聖字不足以盡之故更着神字也。其  
 實非兩人也。○聖而不可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聖  
 而不可知之謂神所謂不顯之德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

同其妙矣。○化字與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  
 也不可知以入而言莫測其所以然也。○看來聖與神還是  
 兩樣亦有聖而未神者如云湯武反之也。禹入聖域而不優  
 是也。如曰堯舜性之也。湯武雖亦聖人亦少讓矣。故曰二之  
 中四之下。依程子則美大聖神只是三樣人不得四矣。○泯  
 然無復可見之迹只是熟故曰自我而言下句註云人所不  
 能測分明有人字。○聖之至妙不可謂聖中另有箇至妙處  
 如此則亦有未妙處。此句乃是揀出至妙處來說矣。只是贊  
 其妙不可知是聖聖只是化。○此朱子據程子之說其實亦  
 可疑看來做兩箇人說亦可。又恐我輩不解先儒意耳。○正

蒙天道第三篇曰聖不可知謂神莊生謬妄又謂有神人焉  
 ○張子曰善人無惡之謂善成善於身之謂信何以置在圈  
 外以其總論二句而獨繫之有諸已之謂信一條不得隔  
 以圈如總註然身○可欲之謂善視其所以而已有諸已之  
 謂信則所由所安皆善矣到此地位太段高了充實之謂美  
 則真積力久其德克周而入於純粹美故為各自此以上工  
 力益精切化益成大與聖神不大相遠○道理至於充實則  
 盡矣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只是熟而已熟則生輝大而化  
 之之謂聖則益熟美故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亦只是熟而  
 又熟熟之無以復加者也豈於人道之外別有神妙之理哉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二字帶說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字帶說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聖字帶說○可欲之謂善有  
 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此猶是成已事體之所以立也充  
 實而有光輝之謂大以後則無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  
 言之體立而用有以行之也○上下一理謂自可欲之善充  
 至於聖神之境至善之域也地有不同理無二致所謂夫道  
 一而已矣人性皆善也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不止曰善人也亦不止  
 曰信人也而乃兼之曰善人也信人也這便見得樂正子在

二之中美蓋以為善人則未足也○張子曰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致推極也非謂樂正子只是天資之美全未曾有學也只是學之功未至其極故止於善信耳○志仁無惡亦是天資好故能志於仁而無惡○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志仁無惡仁也學而不厭智也既志仁無惡而又能致於學所以能具體聖人而至於美大獨未化耳○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此止字非論語未見其止之本意蓋小註所謂結裹之意○或曰予嘗疑孟子書出於公孫丑之徒所記故於孟子弟子或多稱子今觀其答浩生不害曰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其自言亦不名而子之何與曰

此蓋因不害稱樂正子亦隨其所稱而應之也如今人於酬酢稱謂往往有此尊者亦不以為嫌也如對孫言及其子則曰汝父汝伯父汝叔父對外孫言及其子則曰汝幾舅對弟子之弟子言及其師亦曰某姓先生云云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墨氏之兼愛失之太過楊氏之為我失之不及惟儒者則先成己而後成物其理一而其分殊仁不至於兼愛之泛義不至於為我之狹太中而至正無過無不及所謂儒者之道也○逃墨必歸於楊厭華必歸於簡文厭其太簡者必歸于中若墨者之遇聖賢則亦不信其物而徑歸儒矣○逃墨必歸

於揚自虛而歸於實理勢然也蓋厭其不情則必尚實矣矯枉者過直未能便合乎大中至正之道故只歸揚未能便入儒○非與其終於揚而已言其反正之漸必至揚然後能歸儒也此與齊一變至於魯一般○昔揚子未遇老子舍於丰人公執席婦執巾撤舍者皆避席其意氣之弘毅可知及受老子之教曰木白若履盛德若不足此其反也則舍者與之爭席矣可見逃墨必歸於揚○逃墨謂逃乎墨而歸於揚不是如逃軍逃民之類如后出乎此則入乎彼逃是活字歸斯受之而已矣

受是儒者受之不兼揚之受墨也

今之與揚墨辯者條

既入其莛言其未歸也又從而招之言儒者猶追其往日之失不能豁然而陶化之以歸於大中之域也○既入其莛又從而招之真聖真賢便自然不如此今之見和尚道士師巫即切齒震怒者亦何用如此但不為他所惑便罷彼之自誑以惑入則可憫也擇其可者而啓發之或猶有歸於我者乎○今之與揚墨辯者一於嚴而不能恕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追咎其既往之失則不之受矣○此章之言為當時儒者待異端而不得其術而發也蓋異端之學溺於所習非逆其本也其間豈無抗捏不安而思

以自還之理為吾儒者但欲一言之近道一念之近正即當達其新知而忘其舊習可也乃泥於門戶塗轍之殊莫知納約自牖之義非惟在彼之窮而不得所歸之為可憫而在我之道所以與人同歸於善者實有所未純也故孟子言此聖賢之心何如哉凡曰逃曰歸云者亦於兩家辯論之際明之○此章何以見聖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蓋所謂待之甚怨者只就歸斯受之上見得然則歸斯受之上就見得距之甚嚴意何也蓋歸斯受之則方其未歸決其所絕矣即今日之怨即得前日之嚴○待之怨故人知此道之可返仁之至也距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義之盡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總舉征賦之常數一歲只有此三者布縷取之於夏而不彜取粟米力役粟米取之於秋而不彜取布縷力役力役取之於冬而不彜取布縷粟米是皆所謂用其一縷其二也○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按周禮小司徒均人云凡均地征以歲上土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乃以力而任事其所謂力役之征與○此云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通天下之制也如禹貢則任土所宜而貢中間又有不同○今兩稅三限之說亦此意兩稅

宋唐德宗時楊炎所立至



朱子時又用之故稱合云云。秋稅盡十一月  
涉三時也。○三限未詳想也。只夏秋冬之限如布縷限以夏  
完粟米限以秋完亦此意也不并取意畧同其實所取不止  
此三者。○今按兩稅謂夏稅秋稅此自唐以來名色也。三限  
蓋又無兩稅在內除了春耕之時日役征役俱不舉者夏秋  
冬三時固征役之時也。如布縷之征限以夏粟米之征限以  
秋力役之征限以冬相似兩稅無力役稅字亦說不得力役  
既曰兩稅又曰三限蓋兩稅三限都是當時征役名色朱子  
此兼舉言者以證不一時并取之意與孟子同耳故曰亦此  
意也。○其夏稅秋稅所該固多端總在稅字內。○此所謂布

只是夏布麻所為者若今綿布則彼時中國未有也。丘先生  
大學衍義補有載云。臣按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者  
而已。今世則又加以木綿焉。唐人謂浣民丁歲輸絹綾絲及  
綿皆絲也。輸布及綿麻皆枲也。是時未有木綿也。中國之有  
其在宋元之世乎。自古中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  
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綿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  
為服官未有以為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  
首得其利蓋此物來自外夷閩廣海通船商關陝壤接西域  
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  
朝其種乃徧布于天下地無不有。宜之人無貧富皆賴之其

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孟子曰諸侯之寶二章

諸侯之寶二土地人民政事若不知以此三者為寶而惟以珠玉為寶者殃必及身夫寶珠玉者殃必及身則知寶土地人民政事者身安而國家可保矣故尹氏云○諸侯之土地得之天子傳之先君是土地至重在所寶也何以守位曰人后非民固使是人民至重在所寶也若夫所以守其土地而理其人民者政事也政事又不在所寶乎

益成括仕於齊章

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不善用其才亦適足以媒禍而已○

看來小有才只是謂有小才以其謂小才而未聞大道故有見殺之理或以小有才者謂自有其小才於理固亦通但於文有不順若云小自有其才及是薄其過之辭矣○小有才猶云畧有才耳若大有才則近可然使不聞大道雖有大才亦終有本害渾公之論智伯曰小人拔才以為惡惡無不至矣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而翼之也其為害豈不大哉自古晉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才亦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章

或問之曰以之或者輔氏以館人求之不

得又曰或問之則問者故也之人也館人亦未必是藏  
履但在館之人皆可求

子以是為竊履來與

依此文乃必真若從者之廢換蓋孟子曰子以是為竊履來  
與意若言其以向道來固在所受也豈其有此子故或者雖  
曰自悟其非而其詞則云而集註又貼云雖未子亦不能  
保其往也則似謂其往自之有此行亦孟子之所不計也此  
又似與孟子之詞相應且有以盡其未盡之意然初不以為  
聖賢累也

未子之設科也

教人者當各因其材自不得不別其科條以教之如孔子四  
科亦是未子之教自有此等名目故曰有成德者有達材者  
設科之意如此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

往者是向日之不善也來者是今日向善而來也不是說後  
日之不善故註云雖未子亦不能保其往也自該得來不拒  
不是失了來不拒意上句受之字不是拒矣○子以是為竊  
履來與是指從者來字竊意與下文來者不拒及註中苟以  
向道而來之來字皆同蓋不為竊履來則是以向道之心而  
來矣雖未子亦不能保其往也死說今日竊履事是說向日

嘗有不善事云不復執事也故註云因言此從者云  
 云○集註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獲而來此句貼在正註下  
 殆非也有悟其失下句貼在殆非也肉上下一句註是下文起  
 句承上起下之辭既曰殆非也而又曰云者言縱嘗有此  
 行亦非末子之所計也是說箇君子之教道如此不拘拘在  
 慶屨之有無也故註曰問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本旨故  
 記之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章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此即承上文只是一意但露出害心  
 與穿窬字面以示入之所達耳若曰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穿窬者人所不為  
 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所謂充無穿窬之  
 心者非但無穿窬而已充此心亦無受爾汝之實即是充其  
 無穿窬之心也然又不但此又須推至於語默之微但有此  
 兒不光明處皆為穿窬之類必并此悉去之乃能充其無穿  
 窬之心也蓋一節密於一節而實皆充之丁字所該也○人  
 能充無欲害人之心此只是申上文意非新意也蓋害人者  
 人所不忍也能推此不忍之心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  
 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穿窬者人所不為也能推此不為之  
 心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人皆

有所不忍下云人能克無欲害仁之心。上節就仁義之端處。達將去下節承足上節意不可作兩樣看。蓋惟達而後能克。達有工夫克承達說來。且指出所不為者言。○申說上文克無穿窬之心之意。非是又深一節。只是指出上文所謂克無穿窬之心者。如受爾汝之實。以言不言歸入。此皆所當推而達之而不為者。○此申說上文無穿窬之心之意也。按本文受爾汝之實非穿窬也。而謂之申說其意者。蓋穿窬非受爾汝之實而克其無穿窬之心。則必亦無受爾汝之實也。又較密於穿窬矣。下文言有意採取於人者。是皆穿窬之類。則益密矣。類予之不貳過。此類之所克也。

人能克無受爾汝之實

然所謂克無穿窬之心。如何如身爾汝於人。吾心必自慚忿。而不肯受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欠缺。則凡一毫苟賤污奪之事。皆所不由。無適而非義矣。○爾汝之稱。人所不甘受者。是亦所不為也。人能即此而推之。凡自卑取。屈於人者。皆不屑為。則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而無適非義矣。○其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實也。其中心慚忿而不肯受者。乃其實也。故曰無受爾汝之實。此亦所謂克無穿窬之心也。○朱子曰。使行己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人能克無穿窬之心。一條實該下文兩條。蓋克之

云者正謂克到此地位也。或曰克無受爾汝之實未必皆穿  
窬之類。尤非也。集註何以謂申說上文克無穿窬之心之意。  
且人但知未一條為特舉以見例而不知中一條舉其例也。  
○然則中心必有慚忍而不肯受之之實。此即無欲穿窬之  
類也。故當即此而克之無所往而不為義。曰義不可勝用。曰  
無所往而不為義者。此乃是克也。若只推得數事而已。未可  
謂之克也。○人必自悔而後人悔之。故當克無受爾汝之實。  
○小註以實對名與集註之說分明不同。○凡字書訓爾則  
曰汝也。訓爾今則曰汝爾。字字並用。誠莫知所別。如曰咨爾  
舜。曰點爾何如。曰女弗能救與。曰誨女知之乎。此有何別。或

曰二字並用而求其所別。汝當對我汝當為爾輩。如今人稱  
你們。

士未可以言而言章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必言。語人也。或與言而不言是以不言  
語人也。是皆穿窬之類。而在所當克者也。○士未可以言而  
言是故意言也。故意言是有意存乎其間也。可以言而不言  
是故意不言也。故意不言是亦有意存乎其間也。故曰皆有  
意探取於人。○士字指在我語之之字指在人。○此以士言  
猶論語色厲內荏指當特太人言也。○味之類。士字此正註  
中所謂特舉以見例者也。○以言不言語人是穿窬之類也。

受爾汝之實亦穿窬之類故人於穿窬不為而於此或有為之者是以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喫緊示人也○假使當言而言者有悅入之意是亦穿窬之類孟子所謂之類云者學者固當以此法求之○凡內懷不直而畏人知之事皆穿窬之類也故言不言語久者皆謂穿窬之類○士未可以言而言如何謂之便佞者來只是對隱默說南軒謂以佞為悅以默為容其說亦好但非語字之意故集註不用○人皆有不忍童集註一則曰無非仁義矣二則曰無不仁不義矣三則曰無適而非義矣四則曰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則無非義矣此可見首節曰仁也義也與下文仁義不可勝用

元無大分別第二節只是承首節而言而近日程文之說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

言近而指遠求之經傳如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天人必有悔而後人悔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其理皆見於言外矣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則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之理皆見於言外矣又如曰觥不觥觥哉觥哉則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矣又如頽淵之論御馬輪扁之論斲輪皆即目前近事而發無稍理趣又如云洒掃應對

上便可至精義入神道理曾點言浴沂風雩之樂便有使萬物各得其所氣象此類甚多皆非工於言者所能到也○此說得遠近十字意出下說但至理所在即是指遠不下帶而道存焉

謂只即目前近事論之而理則有至妙者南軒以為所言只是其身中事似太泥蓋欲以脩其身而天下平者相貫意論歟○註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切不下於帶袷者朝服祭服之曲領也○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傾則姦註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傾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

子之所以慎也○事有遠近道無遠近所謂理無大小也不下帶者事之近也天下無一事無理理則有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微而不可以淺近言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君子之所守只脩其身而已吾身既脩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天下由此平矣夫一脩其身天下自平其守一何約而其施一何博哉天下平謂天下各脩其身也○周子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揚子或問大曰小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引譬起下○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所求於人者重欲天下人以各脩其身也所以自任者輕不能自脩其身也不可依神珠一貫意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

堯舜性之也性天然也湯武反之也反復也無矣則無復聖人因為入道之至就聖人中論之又自有高下○得全於天謂所得於天者全也惟其無所汙壞故不假於脩為下文只言脩為以復其性便見不免有所汙壞矣

動容周旋中禮

動容謂一動容貌之間周旋謂動止負活之際此皆其小處

此等處皆於中禮則其大者可知故曰細微曲折無不中禮

○盛德之至言無所勉強也

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蓋人之哭死而哀多是為生者非為死者便是不誠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

經德常行也常行一循乎直道正理而無所回曲非欲以求聞於人而干祿利也○如孝弟忠信之類皆無不備是常德無虧固當在升用之列然皆出於安行非有意於升用得祿而為也

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言行相關言亦行中之事也言語不信則行不正矣惟聖人不言則已故曰必信言則無不信者是皆自然而然而非為欲以正行而後然也不必以正行與上文為生者及其于祿字樣為例正行亦何不好處但聖人不用着意耳○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正行者言顧行也○不可以下三句為屬動容周旋中禮者觀集註二者亦皆自然而然而亦皆二字便見得是對上文一句為例言動容周旋中禮固是自然而然而然此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輔氏之說錯認○動容周旋中禮者動容以顏貌言周旋以動履言此一節是由仁義行者也君子行法以俟命則所謂行在義者○非為生者非以干祿也非以

正行也數句要說仔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為而為者恐說得無性之及之之別故上數節要說出自然而然而非有意為之之意須與下節意少異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正指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如動容周旋自當由禮與死自當及經德自當不曰言語自當行莫非天理之當然者君子雖未能自然而然而然以俟命而已矣亦只見得是法如此吾行吾法而已亦非有為而為之也是亦聖人之事但是及之之聖○命字兼吉凶禍福君子之行法盡其在我者而已至言邪福即聽其自至吾無所趨也凶耶禍耶亦聽其自

至吾無所避也。○程子曰：行法以俟命者，朝聞夕死可矣。之意是脩身以俟死之說。新安小註未然。○此便是脩為以復其性之事。○動容周旋以下，只是性之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如哭死而哀，非以于祿。此處都說堯舜不得。君子行法俟命亦然。法者天理之當然。君子行法是依法而行也。堯舜不待依法行而所行者自是法。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此所以為性之反之之別。○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者，蓋性者分上着不得法字，與命字法者規矩準繩使人有所持循者也。性者聲為律，身為度，何用行法行法即所謂行仁義也。命在聖人則吾義所在即天命所在，所謂聖人與天為一。又曰命不

足道也。故曰命由此出，意造化在我與上篇立命意少異。○聖人以義制命，蓋凡義之所在即是命也。如義當死便是命當死矣。義當不食其祿便是命該貧賤矣。此類聖人皆安全不以介意亦不貪命。故曰命由此出。○孔子於蒧周孟予於戰國所以直欲挽回三代之治者，以造化在我也。所謂造化在我，蓋天道之全元氣之會聚交付於吾身，吾身所在即天之所存。故曰聖人與天為一也。其心真能代得天意，其口真能代得天言，其手真能代得天工，其體真能代得天事故，但得機會到手時便自斡旋得轉來。如人雖病甚而元氣未絕者，使國醫得施其技，則倏然起死而復生矣。故曰天之未

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其理如此○此理今人少有知者上  
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即其效也若夏少康雖非聖人  
亦能以一旅取天下所限者聖賢徃徃不得機會耳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章

藐之者藐其巍巍者也所謂巍巍指下文云也○大人以

位言此章主於說大人言○緊要在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上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條

堂高數仞兩句是宮室之盛食前方丈兩句是逸豫之樂般  
樂飲酒三旬是宴遊之侈此皆所為巍巍者也○榱椽也題  
頭也椽有數尺之長椽頭安得有數尺之大曰此頭字乃椽

之名數也如云椽一頭二頭即椽數也柱之頭尚無數尺者  
况椽之頭乎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止 畏彼哉

看來當依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例方見  
意思平正自然若拘拘於上文相反似亦狹了或以為本文  
古之制及太註古聖賢之法法制二字不貼看來有何不貼  
如君子行法俟命但天理當然處便是法制他日谷彭更曰  
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即此所謂所守者皆古聖賢之  
法也○皆之一字所該固廣不止不為上文云者而止○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便是所守在我者皆古之制在

我所守則其所不為者是曰不為此三者便是古制耶曰非也在我不為乎此而其所為自無法外之事所為皆在法内便是聖賢之法○若拘上文說則是貌之雖在今且而所挾以貌之者則在後日也不見自然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此章當以心對欲者心者天理之府而為之害把天理逐出外者欲也朱子曰此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養心則養性在其中矣○周子曰養心不至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按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言周子則指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若

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安得而盡無也雖聖人不欲絕但不至流耳

曾哲嗜羊棗章

曾哲嗜羊棗曾子於既沒之後不食羊棗夫曾子所以不忍食者以為吾父平日嗜此羊棗今雖有羊棗吾父不能食矣此曾子所謂食必思親者也猶所謂母沒而柩捲不能飲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意以曾哲亦未必不嗜膾炙而曾子獨諱食羊棗蓋其不美者而用其美有何與曰膾炙人所同嗜者也羊棗哲所獨嗜

者也。人所同嗜者，自可食之。至於父所獨嗜者，食之則有憾於心，而不忍食者矣。此猶諱名不諱姓，蓋姓人所同也。故不諱名已所獨也。故諱之耳。然則曾子之食膾炙而不食羊棗，豈以其味不如膾炙而棄之哉？正以其為父所獨嗜也。○吾嘗疑孟子書非自著，不然亦非純出曾子筆也。始云萬室之國，丁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豈便肯併說器不足用也？又有甚者，公孫丑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且此何待孟子而後能別？且其詞氣亦不應如此之力也。吾疑此書為人所雜者頗多。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往簡進取矣，猶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獨思魯之狂士也？萬章意以為孔子何不思其上者而取於狂士耶？○進取不忘其初，都放在狂簡外說，不是申解也。蓋狂簡狂猶是目之之辭，下文云：都，是說狂簡之所以為狂簡者如此。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

孟子曰：孔子嘗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由此觀之，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其次專指狂者。蓋萬章問意，孔子之言本無狂狷。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曾之狂士二句。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又問曰敢問當時在魯之士何者則可謂狂矣孟子因歷指其人以告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依註解但難以此講牧皮無事實

何以謂之狂 止 不掩焉者也

萬章又問何以謂之狂也孟子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至夷考其行則又不能如其言此所以謂之狂也其志嚶嚶然曰本文只是其志而集註曰嚶嚶志大言大也兼志與言何曰人之志常於言見之也又志嚶嚶然曰須於其志二字微讀謂以言乎狂者之志當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動輒暴言也及勇考其行則不能掩其言也是以志字對行字言○孟子此言總不出孔子所謂進取不忘其初者萬章不察故復問而孟子又只仍孔子意說放明白與他狂者又不可得 條

此又承上文言狂者固孔子之所思然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可得之狂者而與之是微也此之狂者又其次也○不肖不察註賢也新安陳氏曰以不善為不察而不肖為之也此說最明言不肖為那不察也孟子上註云不肖就言不肖以就之為微而勿切於是也意正合此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 條

萬章因問未予之所以取於狂者如此所以取夫狷者之如此然孔子又嘗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不識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狂狷之外又有此一等人也○狂者知之過而行不及狷者行之過而不及鄉原之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曰德之賊德即中道也○鄉原二字鄉原意思

曰何以是嚶嚶也

鄉原之制行是懲狂狷之弊歸於世而自立一門為做人故其譏狂者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又譏狷者曰行何為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為斯民

也善斯可矣此鄉原之言如此其志可知故不為狂者之嚶嚶亦不為狷者之踽踽涼涼但只闒然深藏以求媚於世使人皆無非刺人人見我都好如此者是鄉原也○闒然媚於世下句是孟子話上都是述其言然亦未必是鄉原實有此言是孟子代他說故註云此鄉原之志也○是鄉原一句只是對闒然媚於世說為有者字○或曰鄉原之志只帶善斯可矣之意非也蓋以何以是嚶嚶言不顧行不好說鄉原之志然其實非也然則行何為踽踽涼涼亦非鄉原之志耶○闒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又曰深自閉藏以其敢縮退斂不敢放出丁句作人之詞不敢做出一作夾袋之事惟專媚



世以取容故可云

萬章曰一鄉皆稱愿人焉條

無所往而不為愿人謂人皆慕而效之也

曰非之無舉也條

非輕刺新流俗狹汗世廣忠信以立言故曰居廉潔以制  
行言故曰行如居之無倦行之以忠之居行○自以為是一  
句最重猶所謂色取仁而行違以居之不疑也○中行之士  
孔子所歆與同歸于堯舜大中至正之道者也○狂者有其  
所見而裁之亦可與入堯舜之道猶者身其所守而裁之亦  
可與入堯舜之道鄉愿不狂不狃似中行而實非中行者也

自以為是矣故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條

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以其思巧而才便本是不義  
的事被他安排計較說來又都是若利口則專就言語說○  
佞者有才智說得來有處置方畧故能亂義惡利以惑其亂  
信利口者口給便利以虛為實故曰亂信

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即上文所謂德話中所謂中道也○孔子君臣之間以至  
一應事一接物之際其所當行者皆常道也○小註專主大  
倫五品○反經者端化原脩治法予以天下之道德同不

下之風俗及經且就君子身說至民與夫善方是人化之  
 經正常道既復則正矣。○君子無德位言語類及經無躬行  
 及施為此說最盡。○孟子既答狂狷之問後復詳於鄉原正  
 以鄉原不狂不狷似乎中道而實背乎中道非乎狂狷而實  
 遠不及乎狂狷也。狂狷尚可與進於聖人之道鄉原則終不  
 可與入乎堯舜之道也是世之大患也。不可以不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但曰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便見  
 斯道在天地間決無斷絕而不續之理然必同時之見知者  
 有以羽翼推廣之於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考據以

續其不傳之緒耳。此孟子之所以深致意也。按皇極經世自  
 帝堯即位至成湯有天下九百五十二年。自成湯有天下  
 至文王為西伯九百三十九年。且湯年百歲在位僅二十  
 年。是相去七百餘年矣。自文王為西伯至孔子九百八十  
 七年。自孔子卒至孟軻至梁九百四十二年。集註謂五百  
 年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云有  
 餘也。○試自孔子沒後以年運考之。孔子沒至漢光武中興  
 即位得五百零七年。自光武崩至唐高祖即位六百二  
 十餘年。自唐高祖至五代之終僅三百二十年。而宋太祖即  
 位亦有天下通三百一十七年。計四百一十年而我太祖

尚成矣恐二百年之數亦未可徵這數一家之學其理  
尚玄未可曉也○由堯舜至於湯歷至於孔孟所謂見知聞  
知者只是惟精惟一以明其德而推以新民而已○知謂知  
其道也其道云何即精一執中而已故中庸序曰夫堯舜禹  
天下之大理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太事也以天下之太聖  
行天下之太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  
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  
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云  
云盡之美若說明德新民亦可但中字不可發出○此章重  
在見知必有見知於先而後有聞知於後如孔子之時賢者

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是以緣當  
時周召呂畢之徒一脉相傳而來孔子乃得聞之不然文武  
之道其絕也久矣此據孟子語意如此亦不必太拘故朱子  
小註曰禹臯之徒本皆名世之士伊呂又湯文之師湯文孔  
子又以生知之聖云○朱子曰由堯舜至孔子所以異世  
同心歷世同道繩繩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而知者知之於  
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知之於後耳只看此得以二  
字便見是見知重複與未段意相呼應  
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

精一執中之旨堯舜舜而舜以傳禹六經天命天討之

大哉皆臯陶發之且民協于中罔或干之正臯陶之有功於斯道大矣其為見知堯舜也為何如

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伊尹與湯咸有一德其見知莫切於此矣萊朱或曰即仲虺也則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之義皆實德發之則其見知於湯也為何如

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

見於冊書者敬勝怠者言息勝敬者滅云此太公望之與文王合德者也見於書君奭者曰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

造文曰無能往來茲迪茲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然則散宜生之見知文王豈不信哉然要之亦不必取徵於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既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體與其燦然之用何所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簡冊有為而發之遺言緒論為之證哉見太意者默而識之可也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集註孔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至天子焉不學為聞而知之愚以為湯之聞知堯舜文王之聞知於湯樂是如此無有得之於簡編者○然而無有乎爾東陽許氏曰爾如是也知者聞知者而言其說可從○兩節以如是釋之為近

亦在公然而無有而然者則亦無有其然者是承上文數箇見知聞知而云以其見知聞知字已重見疊出於上文故此特約其旨而省其文也或曰然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子思三入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三子而自擅其見知孔子也曰不然蓋子固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仁義充塞人將相食顏曾子思當孔子存則以有孔子在矣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之道不百年而墜矣故曰軻書孔子之道尊歟孟子所以欲自比於見知者以俟後聖於無窮也○程明道嘗言吾學惟有所受夫理于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以此見知伊川所以

不推其本於濂溪而朱子於此及大學中庸序所以只說二程者要皆自有稱量處不是苟且○日杪曰中行之道惟聖者能之故顏子具體而微其學猶有傳傳者必其剛毅自友如曾子子思三傳而至孟子遂能篤孔氏而闡揚墨明王道而黜伯功卓然有功萬世焉嗚呼盛衰而世猶或譏之然李太白以富國強兵為學其不識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太儒亦誠之宜非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温公守樸意見既不合與乎此可與權之難也

西書家引  
西下卷之三

寬永十三年

丙子仲夏吉

